

春覺齋著述記卷三

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之二

潛江朱義甯述編

書錄下

小說類下

此部所錄皆先生逐譯歐美日本諸小說都一百五十九種

清末海禁既啓。而邦人藐外之習未易。於歐美文藝。更誰措意及之。獨先生斥棄舉業。始與三數同志。傳譯西方說部。積月累歲。踞爲安宅。顧先生不審西文。恃人口述而筆之書。口譯未盡。屬文輒終。篇成脫手。無復點竄。孝女耐兒傳序所謂耳受筆追。聲已筆止。日區四小時。得文字六千言者。蓋真自紀也。吾嘗見先生譯書之室。塵容二席。淨寂絕匹。翰楮外無他物也。先生運筆之速。直如電轉。飄落而屬文。乃皆有節度。宜乎時賢之咋爲竝世莫逮。彼苛詆者。乃謗其背繆原書。或疊譯而不知簡。或所譯非盡。第一流家數傑作。未問其有無不朽之直。或混說部與劇本爲一。或以穉童讀本爲筆記。凡此皆無涉先生事也。西利亞郡主別傳序曰。鄙人不解西文。但能筆述。卽有訛錯。均出不知。嗚呼。是誠先生甚傷心之語。使口譯者皆王子仁魏冲叔輩。爲之精檢。大家妙構。揭厥神髓。以授先生意譯。則先生勞劬。當無虛耗矣。然先生固未嘗自求諉過也。黑太子南征錄序。謂科南達利全摹司各德。三千年豔尸記序。以哈各德之書。多荒渺。筆墨結構。去迭更斯遠甚。冰雪因緣序曰。英文之高者。曰司各德。法文之高者。

BWT4K8 / 0508

曰仲馬。吾則皆譯之矣。然司氏之文縣襪。仲氏之文疏闊。讀後無復餘味。獨迭更先生臨文如善弈之著子。閒閒一置。殆千旋萬繞。一至舊著之地。則此著實先敵人。是先生向言能區辨歐西文章流派者。乃由優游涵泳文藝中者極深至厚。蓋無覽而莫審諦也。近人王靖謂迭氏九泉有知。當嘆爲中士知己。英國文學史不良然耶。鷹梯小豪傑序曰。余爲之筆譯。或喜或愕。一時顏色無定。似書中之人。卽吾親切之戚畹。遇難爲悲。得志爲喜。則吾身直一傀儡。而著書者爲我牽絲矣。則知先生筆譯之時。已自與作者神會而意投。故時流頗有識譜先生者。稱其譯迭氏之文。甚能會其神韻。無微弗達。寫景極妍。盡態於原文。靈思美感。保持無墮。譯歐文之書。則撫今懷古。憑弔歎歎。而又詞度高妙。寓意深遠。若莊而諧。如譏似諷。以樸茂逸雋之筆。達悲涼淒惋之情。挹之不盡。思之無窮。嘆觀止矣。又稱先生譯文。雄深古茂。舉世頌讚。不止所謂史漢妙筆已也。而語語真摯。激勵國人。信手拈來。盡成妙旨。見其愛國烈誠。欲取人長以補吾短之苦心。此更爲不可埋淹。書中屢屢以國爲歸。以自勵爲前題。塙爲目。今內憂外患。中叫且之難。其意蓋非塵在。彥譯小說。夫先生生富熱情。憂閔忠愛。出自天性。故觸感輒發。其愛國二童子達旨之篇。尤爲血淚文章。其餘所譯孝義。政治。志怪。探險。以及男女愛悅之情。僉荒俠烈之行。偵探滑稽之事。且無一不寓革新國社。激勸世人之微意。而表章西人文學。又其餘興也。吾國自來爲古文者。多尙莊簡矜重。而以爲長篇稗史者絕少。先生乃能錘碎舊貫。以古文譯小說。雖西文最難表達於譯文之幽默。而亦活顯無遺。恢廓古文之用。其功無讓迭更斯也。若迦因小傳。在世界文學史。初無

重繫。而先生譯以簡雅之辭。遽增無量聲光。卽二三流作者之文。先生譯之。亦時時露其化腐朽爲神奇之妙。嗚呼。傳譯歐美文學。以介紹於邦人士者。固先生爲第一人。而歐美之社會與民性。風俗與倫理。其善惡是非。於是爲之昭然以明。則先生豈止於文學有碩偉之功。而亦吾國近四十年國社中文學史上大事也。周作人且自謂初譯小說。甚蒙先生薰濡。其他可知已。或稱茶花女遺事。乃先生極經心之作。又謂玉樓花劫。愛國二童子。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。賊史。孝女耐兒傳。塊肉餘生述。歇洛克奇案開場。拊掌錄。伊索寓言諸書。皆精妙之譯本。豈其然乎。又有謂先生粹美譯本。凡得四十餘種者。惟未能一一悉述其目。吾今姑弗與之論。是瑣瑣者。敬依先生所譯說部之舊。分類次第著錄。利讀者自覽取焉。

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一卷

美國增米自記。英國亞丁編輯。而先生與長樂曾宗棠譯述之也。增米自述其童騷時萬里尋親。窮冤犯死。期以警世之少年。尅勉自赴於正。而懷悟世途之艱。清光緒三十年七月。譯事既竣。明年十月。始由商務館印行。先生序曰。宋朱壽昌去官尋母。蘇詩紀之。顧朱氏不自爲記也。明周夢洲之公子。奔其父陳。記則門客爲之。公子亦未嘗自記。則萬里尋親記。爲余所見者。僅羅翁兩孝子而已。然入於青年諸君之目中。則頗斥其陳腐。以一時議論。方欲廢黜三綱。夷君臣。分父子。廣其自由之塗轍。意君暴則弗臣。父虐則不子。嗟夫。湯武之伐桀紂。余聞之矣。若虞舜伯奇。在勢宜慰其父母。余胡爲未之前聞耶。顧猶曰。支那野蠻之俗。故賢子恆爲虐親所制。西人一及勝冠之後。則父母無權焉。似乎爲子者。均足以時自違其親。而余學友長樂高子益而謙。孝友人也。曾問學於巴黎之女士。迨子益歸。而女士貽書子益。言父母皆老。待養其身。勢不能事人。將以彈琴授書活其父母。父母亡。則身淪棄爲女冠耳。余聞之惻然。將編爲傳奇。歌詠其事。旋齊家難。久不獲詞。筆墨都廢。泊來京師。忽得此卷。蓋美洲一十一齡童子。孺慕其親。出百死奔赴親側。余初駭怪。以爲非歐美人。以歐美人人文明。不應念其父母如是之切。既復私嘆父子天性。中西初不能異。特欲廢黜父子之倫者。自立異耳。天下之理。愚騷者恆聽率校黠者之號令。彼發一號於衆曰。泰西之俗。雖父子亦有權限。虐父不能制仁子。吾支那人一師之。則自由矣。嗟夫。大杖則逃。中國聖人。固未嘗許人之虐子也。且父子之間不責善。何嘗無自由之權。若必以仇視父母爲

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二卷 Maiva's Revenge.

自由。吾決泰西之俗。萬萬不如是也。余老而弗慧。日益頑固。然每聞青年人論變法。未嘗不低首稱善。惟云父子可以無恩。則決然不敢附合。故於此篇譯成。發憤一掃其穢。光緒三十年七月既望。閩縣林紆畏廬序於京師寓樓。

英國哈葛德 H. Rider Haggard 原著。清光緒三十一年四月。先生與仁和魏易譯。越六月。初由商務館印行。書敘孝子湯麥司之母。被人刺害。孝子慟不欲生。而苦索其仇。備經艱險。以至墨西哥。會其亡國之日。世亂兵荒。殺人如麻。孝子身陷其間。遂被祭師處赴天壇。將殺以祀妖神。更歷重重危難。乃脫禍。而卒報厥仇。歸國。則未婦之妻。尙守貞相待也。始成嘉禮。傳爲美談。中間又敘墨西哥亡國之慘狀。西班牙擄取黑奴。凶幽販賣。其虐視異種。絕無人道。情景離奇光怪。足與史乘證印。按上海第七卷婦女雜誌刊有原本插圖。

先生序曰。吾先哲有言。聖人。人倫之至也。林紆曰。人倫之至。歸聖人。安得言一聖人外無人倫。宋儒嚴中外畛域。幾視情倫。理爲儒者之私產。其貌爲儒者。則曰歐人。多無父。恒不孝於其親。輾轉而說。幾以歐洲爲不父之國。閒有不率子弟。稍行其自由於父母教誨之下。冒言學自西人。乃益證實其事。於是吾國父兄。始疾首痛心於西學。謂吾子弟寧不學。不可令其不子。五倫者。吾中國獨秉之懿好。不與萬國共也。則學西學者。宜皆屏諸名教外矣。嗚呼。何所見之不廣耶。彼國果無父母。何久不聞有商臣元凶助之事。吾國果自束於名教。何以春秋之書。試者踵接。須知孝子與叛子。實雜生於世界。不能右中而左外。今西學流布中國。不復周偏。正以吾國父兄斥其爲無父。並以其學爲不孝之學。故動閭子弟。有終身不近西學。寧鑽求於故紙者。顧勸閭子弟。爲仕至速。秉政亦至易。若秉政者斥西學。西學又烏能昌。余非西學人也。其閭宗國之盛。獨念小說一道。尙足感人。及既得此書。乃大欣悅。謂足以告吾國之父兄矣。書言孝子復仇。百死無憚。其志可哀。其事可傳。其勢皆可死。而堅持母仇必復之志。又幸皆不死。仇卒以後。此又頗習習之所不及矣。事迹繁重。吾序不能備舉。今但問世之君子。身重耶。吾親重耶。吾親忘仇而享素封。正耶。因復仇而棄其資產。正耶。則將曰親重報仇正。然則有是二者。足爲名教中人。可無愧於倫理耶。則將曰然。然則此事出之西人。西人爲有父矣。西人不盡不孝矣。西學可以學矣。嗚乎。封一隅之見。沾沾以概五洲萬國。則盲論者之言也。雖然。吾譯是書。吾意寧止在是哉。忠孝之道一也。知行孝而復母仇。則必知矢忠以報國恥。若云天下孝子之母。皆當遇不幸之事。吾望其斤斤於復仇。以增廣國史孝義之傳。爲吾國光。則吾書不既償乎。蓋顧世士圖雪國恥。一如孝子湯麥司之圖報親仇者。則吾中國人爲有忠矣。大清皇帝光緒三十一年四月。閩縣林紆畏廬序於都下望瀛樓。

又撰譯餘股語於次曰。是書本敘墨西哥亡國事。墨之亡。亡於君權尊。巫風盛。殘民以逞。不恤附庸。特視宗以媚神。用人祭淫昏之鬼。又資族用事。民逾賤而貴族逾貴。外兵一臨。屬國先叛。以同種攻同種。猶之用爪以爲股。張齒以嚙臂。外兵坐而指麾。國混然亡矣。嗚乎。不教之國。自尊其尊。外寧有弗亡者耶。瓜迭馬克者。墨之嗣王。猶金哀宗守緒也。幽蘭一炬。史家惜之。顧猶不如瓜迭馬克之堅忍。先是墨人嘗重寶於地。西人百索不得。遂濫刑以施。瓜迭馬克手足焦爛。終始不言害金所

在嗚呼。吾聞明季六君子之獄矣。然猶曰魏璫之報私怨也。世安有因亡國之帝。加以炮烙。刺取害金。何與閹賊之人。燕同也。西班牙可太時爲世名將。行爲乃同輩寇。然則身爲國民者。宜戮力同保其國。脫一受外兵。安有倖免之事耶。

又曰。孝子受瓜迭馬克殊知。寶與同僚。身與同利。亦皆不言。瀟灑乎。男子也。可太時遂以孝子授其仇若望。若望者。卽殺孝子之母之人也。處孝子加節。孝子慨然受之。備極慘暴。終無撓屈之言。蓋自念身爲母身。母可死於仇刃。身亦何妨更殉之仇以從母。自有此念。義心勃然。千災五毒。一不之恤。嗚乎。孝之於人。能自生其神勇矣。

又曰。湯麥司之言曰。吾不欲令讀書之人。謂我圖報母仇之故。至於備極刑酷如是。灰天下人子之心。孝哉言乎。此卽所謂永錫爾類也。吾譯至此。哽咽幾不能著筆。

又曰。小說一道。不著以美人。則索然如嚼蠟然。湯麥司身爲孝子。使麗之以蕩婦。則作者必不至有此文心。哈先生不知作何幻想。乃竟取節烈二婦。爲孝子偶。王章殊有妻矣。麗榴以蕩婦之故。作二十年單棲。後乃圓其破鏡。倭士米情鍾客卿。出一得之野蠻。一得之文明。彼此若合符節。性惡之說。吾又不能信苟婦矣。

又曰。倭士米歸湯沐邑。起兵時。無衆之言曰。父兄何爲樂子弟爲奴。而憚於死國。鄙人因之大奮。然國亦尋滅。義氣已凌紙而發。嗚乎。是言。女子之言也。尙能權爲奴與死國之輕重。世有男子。乃甘媚外。以奴自居。何也。畏虜附識。

孝女耐兒傳三卷 The old Curiosity Shop.

英國卻而司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原著。先生同魏易譯述。析爲三卷。上卷凡二十二章。中卷二十五章。下卷二十五章。皆刻畫市井卑污渾濁之狀。蓋爲下流社會寫照也。讀者以笑以怒。往往爲之顛倒而弗能自已。書於清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由商務館印行。

先生序曰。予不審西文。其勉強廁身於譯界者。特二三君子。爲余口述其詞。余耳受而手追之。聲已筆止。日區四小時。得文字六千言。其間疵謬百出。乃蒙海內名公。不鄙穢其徑率而收之。此余之大幸也。予嘗靜處一室。可經月。戶外家人。足音頗能辨之了。而余目固未之接也。今我同志數君子。偶舉西士之文字示余。余雖不審西文。然日聞其口譯。亦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。如辨家人之足音。其間有高厲者清虛者。蘇婉者雄偉者。悲極者淫冶者。要皆歸本於性情之正。彰顯之嚴。此萬世之公理。中外不能霄壤。而猶未若卻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。天下文章。莫易於敘悲。其次則敘戰。又次則宣述男女之情。等而上之。若忠臣孝子。義夫節婦。決胆斷腸。血生氣凜凜。荷以雄深雅健之筆施之。亦尙有其人。從未有刻劃市井卑污醜惡之事。至於二三十萬言之多。不重複。不支離。如張明鏡於空際。收納五蟲萬怪。物物皆兩濛濛清光而出。見者如慈園之觀魚。蠟蟹焉。則迭更司者。蓋以至清之蠟府。敘至濁之社會。令其增無數閱歷。生無窮感喟矣。中國說部。登峯造極者。無若石頭記。彼人間富貴。感人。盛衰用筆縝密。著色繁麗。制局精嚴。觀止矣。其間點染以清客。閒雜以村嫗。牽綴以小人。收束以敗子。亦可謂善於體物。終竟雅多俗寡。人意不專屬於是。若迭更司者。則掃蕩名士美人之局。專爲下等社會寫照。奸猾醜

語。至於人意所未嘗設想之局。幻爲空中樓閣。使觀者或笑或怒。一時顛倒。至於不能自己。則文心之遶曲。寧可及耶。余嘗謂古文中序事。惟序家常平淡之事爲最難著筆。史記外戚傳。述竇少君之自陳。謂姊與我別傳舍中。丐沐沐我。請食飯我。乃去。其足生人憐恤者。亦祇止數語。若北史所謂隋之善桃桃者。亦正仿此。乃百掌不能逮至。正坐無史公筆才。遂不能曲繪家常之恆狀。究竟史公於此等筆墨。亦不多見。以史公之書。亦不專爲家常之事發也。今迭更司。則專意爲家常之言。而父事寫下等社會之事。用意者筆爲尤難。吾友魏春叔購得迭更司全集。開其中事。實強半類此。而此書特全集中之一種。精神專注在耐兒之死。讀者述前此耐兒之奇孝。謂死時必有一番死訣。悲愴之言。如余所譯茶花女之日記。乃迭更司則不寫耐兒。專寫耐兒之大父。凄戀耐兒之狀。疑睡疑死。由昏憤中露出至情。則又於茶花女日記外。別一種寫法。蓋耐兒。則雖耐兒。近於高雅。惟寫其大父。一窮促無聊之愚吏。始不肯其專意下等社會之宗旨。此足見迭更司之用心矣。迭更司書。多不勝譯。海內諸公請少俟之。余將繼續以償荒之人。譯值荒之事。爲諸公解醒睡可也。書竟不禁一笑。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。閩縣林紓畏廬父敘於京師望瀛樓。

雙孝子嘔血酬恩記二卷

英國大隈。克力司蒂穆雷原著。先生與魏易同譯。清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由商務印行。

先生綴平語卷尾曰。余讀史記刺客傳。燕趙姊伏政尸次。號曰。其是吾弟與。數仲子知吾弟。嗚呼。數仲子知吾弟六字。悲塞天地矣。夫以仲子之仇。何必出於直道。燕政之刺傀。亦未必本諸義憤。正以貧賤受知。此大累人耳。然政有老母。不即以身許人。迨老母以年終。始爲仲子死。傀難。政之孝亦正可錄。雖然。百金之饋。未嘗受。則亦未必於仲子爲有恩。惟此金爲母來。不爲身來。仲子之饋。意固在政。而其命饋之名。則又在母。即此已足以死政。政之事。與兩孝子不類而類。要之酬恩之局。均激於孝行。且政之誅傀。傀不必能爲亂人。而孝子之仇。虛無黨人。平。

亂也。其死正。其義正。即其孝亦正。吾讀燕政傳。吾益服此兩孝子矣。又曰。伊梵者。虛無黨人也。其父以殺人伏法。伊梵與父同捕治獄中。切切授以仇富尊貴之宗旨。伊梵八歲。風讀微克討休固書。深斥小拿破命之不道。伊梵道已足殺人。宜其日結怨然無平和之思。獨其天性學孝。以八齡童子。不悛嚴。行烈日中五百里。卒達獄所。親面其罪父之死。惟其愛父。故仇富。且不知其父獄死之爲罪。而但以爲富人殺之。日圖與公卿爲難。其道則甚昧。然其緣起。則皆爲父。許之以孝。亦賢者原心之舉也。

又曰。夫使燕政不報仲子。而仲子未必卽爲韓傀所誅。以區區私仇。彼此復不相見。且事隔數年。仲子或忘懷矣。而政忽進而鼓動之。道政既殺傀。仲子雖喜。未必不悔。而在燕政。固但念仲子之恩。初未嘗計其曲直。若欽司克利亞公爵。與黨人同仇。與黨人無仇。復與伊梵有恩。黨魁之遣伊梵。事已大左於仲子。今使以仲子之恩。遣政殺傀。則政必行。使傀轉遣燕政殺仲子。則政必不行。且將刺刃於使我之胸。此定理也。今黨人乃欲身爲燕政之伊梵。倒戈以向公爵。故伊梵決不爲使。不爲

深谷美八卷

使者何，以此身爲死父而奔波，而公爵即諒我救父之心，爲真善地，實爲亡父存其遺孤，存孤者，父必陰義其人，天下安有爲父所陰義，而爲子者乃陽仇之，故伊梵之存公爵，初若與孝無涉，更原其心，又宜以孝許之。

又曰，伊梵之趨父難也，長日道行，前望無見，但覺有囚父獄牆一片，互其眼中，其心殆謂此獄牆，猶天上清都，到卽宅心之所，且云獄牆如燈，伊梵之身則如蛾，千里百里，亦將一撲爲快，嗚呼，吾譯敘至此，淚落如傾矣。夫身奔父難，在古固有其人，獨難責之八齡童子，非至性出之天授，胡得有此，寧謂盜俠中無善類哉。

又曰，亨利利邦者，尤義政一流人也，年近五十，猶對母作嬌啼，其始爲母行賄於馬來公爵，爲閣者所格，三上書，則又格於舍人，及公爵知狀，自來，則衍衍陳說，向之行賄，爲母貸，不爲身貸，身可矯死，母不可以矯死，公爵雖痛其頑，亦未嘗不飲其孝，乃益聽其母，觀利邦之告伊梵曰，吾母真善人，常申申置余仇公爵，余身爲人子，老母之言，安敢引爲微憾，嗚呼，利邦銅匠耳，未必卽被文化，而所言所行，乃爲士夫所弗及，彼虛無黨人，竟欲利邦殺其贖母之人，宜其不爲所用矣。

又曰，馬來公爵，於伊梵利邦，均有恩者也，黨魁宗旨，首仇富，其必以二子殺馬來者，正欲重待二子，以爲用，故僉謀以詐術誑誘使之必行，謂二子既殺公爵，則官中必懸金購賞，重獲其人，于是二子且帖耳就黨人鞭撻，嗚呼，誤矣，天下深於仇者，必終於恩，虛無黨既以扶弱抑強爲宗，則不宜以反恩爲仇事干義士，且英法之巨富，又寧止兩公爵，黨魁用人，乃不用其心而用其身，此在略有知覺尚不爾爾，矧辨才如保羅，竟復出此，然此虛無黨人，亦蠢物耳，方今新學大昌，舊人咸謂西俗寡倫理，然西哲不乏舊人，亦以今人之薄，不如古人之厚，故曰爲倫理小說，用以醒世，此書敘虛無黨，正爲彼中厲禁，然始誤而終歸於正，且其中用無數正言，以醒豁黨人之迷惑，則作者救世之苦心，其殆與史公之傳刺客同趣乎，畏廬居士識。

英國倭爾吞原著，先生與同縣陳器譯述，於民國二年五月，書成，明年八月一日出版，則北京宣元閣鉛印本也。

先生序之曰，自家族主義一變，歐人之有識者，蓋然傷之，於是小說家言，恆諄諄於孝友之一說，非西人之俗尚，盡出於孝友也，世之變之不可挽，故爲慈祥懇摯之言，設爲人世必有其事，因於小說中描寫狀態，蓋其胸中所欲言所欲言者，幻爲一人一家之事，使讀者心醉其家範，與其德性，冀其風俗之變，而於女界尤極慎重言之，雖婚姻出於自由，而在在申以禮防，未嘗有跳出範圍以外者，嗚呼，用心何其厚耶，然而女子參政之說，仍日昌於歐西，至羣雌結社，喧騰政府之門，跳踉蹌蹌之上，商旅噪逐，警衛指斥，御辱至矣，而仍弗悛，近者爲議院所格，不聽干請，初未知能必終不干請否也，惟女權卽大伸，而爲之夫者，綱維盡墜，不敢拊制，則恣其所爲，無復過問，又有未經嫁夫，而自由，既無子女之累，則氣概尤極暴烈，此近數年以來之風尚，前此十年，未嘗有也，西風既東漸，吾國女界，乃加厲焉，但以剪髮一節，固萬國之所無，或引以爲妖孽，余曰，此非妖也，天下之事，大屈之後，必有天伸，中華之纏足，歷二三十年，父母誤不仁之心，以爲仁，女子忍辛楚，苦束縛，如在黑獄之中，一日猝親天光，心朗神怡，可以匪所不爲，纏足者，大屈之時，一轉而爲剪髮，則父母丈夫之所不能禁，卽以此爲大伸之日，進而不已，將有更甚於此者，未可知也，嗚呼，匪風下泉之思，歐西老成，亦往往同此心理，風流俗誼，

乃思及古道，始發爲歌謠，用諷諭之義以感人，而又不得已，則編爲小說，演諸梨園，冀觀者有所感觸，此至不得已之苦心，究之挽道末俗，所獲者不得百之二三焉。余老矣，羈旅燕京十有四年，譯外國史及小說，可九十六種，而小說爲多，其中皆名人救世之言，余稍爲渲染，求合於中國之可行者，願觀者以爲優孟之言，不惟不得其二三之益，而轉以觀爲病，此所謂買椟還珠，余亦無所申其辯矣。此書爲英國倭爾吞原著，中敘一孝友之賢女，名曰馬佐里，嫁於貴族之棄子和武士庫，而和武士庫禮事其養父，既以孝稱，復恪守其養父遺訓，躬承重債，力儲求清其進，既而竟得其生父，承祧襲爵，由貧薄而擁鉅產，遂娶馬佐里爲妻，隱示上帝重獎孝友之人，合此兩美，此亦小說中之常格，所難者，敍馬佐里之慎守禮防，孝其嫡母，事其寡姑，導其弱妹，撫恤孤嫠，力崇儉約，茹百苦而安義命，罷四技而勤戰役，一生安貧信道之心，使人歸仰無已，文無他奇，但述庸行，雖名手如迭更，而亦不能過也。余以二十五日之功譯成，都五萬四千餘言，既成，嘆曰：中國求婦，必當求之士流之家，外國求婦，必當求之牧師之裔，何者，士流不惟有家庭之教育，百事皆有節制，子女耳目濡染，無分外侈靡之事，猶之牧師家篤信耶穌之道，一言一行，皆繫之以天堂地獄，子女生，少已知愛護其孀親，故慎守十誡，不敢叛上帝而忤父母，娶之，往往足資爲助，西人恆言歐洲女界如皮酒，其上白沫，則貴族之女也，日泡池然作響，吸之一無所得，其中清者，爲牧師之女，有學而守禮，其下渣滓，則假模而近於勾欄耳，若馬佐里者，則酒中之清者也，余因譯之以問世，至於筆墨瑣唐，普念余老，噫之鄙之，一聽諸人，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七日，畏廬老人書於春覺齋。

鷹梯水豪傑一卷

英國楊支 Charlotte M. Yonge 原著，先生與靜海陳家麟同譯，民國四年六月，竣事，明年五月，初由商務館印行，歐洲當十三四世紀之間，尙封建時代也，日耳曼藩封，恆以剽掠爲事，愛得羅伯爵者，實居鷹梯之山，負固而越貨，有女郎曰風雷斯蒂娜，輸入文化，少伯輩之，囑背典與，其後父子皆爲鄰封仇殺，而女乃學生二雄，守節撫孤，孤長而振家聲，一洗蠻習，卽所謂水豪傑者，也，書中所記，絕似施耐庵之水滸，先生譯文，更描狀入神，且綴之序，序曰：此書爲日耳曼往古之軼事，其所言，均孝弟之言，所行，均孝弟之行，余譯時，淚泫者再矣，天下安有豪傑，能根於孝弟而發於事業者，始謂之真豪傑，愛得羅司忒爾一姓，皆然如禽獸也，然其嗣胤，能愛護其女弟，不叛其父母，已萌孝弟之根矣，自風雷斯蒂娜以地寒忍劣之弱女，本其家庭教育，入化其哮喘殘酷之風，既挽其夫，復匡其子，子爲母氏所惑，彬彬孝友，操行過於中朝之士夫，何其盛也，惟事往年湮，在日耳曼中，尙爲封建時代，諸侯各據藩服，互相戕殺，目無朝廷，而鷹梯尤處化外，與烏魯木城密邇，風尙迥殊，則與聲殺愈形隔閡矣，自風雷司蒂娜至，力勸內附，果唐時藩鎮，有內助導其尊王者，則魏博成德諸軍，何至有封狼生驅之患耶，雖然，日耳曼一族，侵蝕羅馬以後，尙未臻於文明，詎在狂獠中，能敦忠孝友梯之行，亦後來作者救世之心，不期以文明之事，爲野蠻文飾耳，余篤老無事，日以譯著自娛，而又解西文，則寬三友同志，取西文口述，余爲之筆譯，或喜或愕，一時顏色無定，似書中之人，卽吾親切之感，遇難爲悲，得志爲喜，則吾身直一傀儡，而著書者爲我牽絲矣，計自辛丑入都，至今十五年，所譯稿已逾百種，然非正大光明之行，及彰善癉惡之言，余未嘗著筆也，本非小說家，而海內知交，咸目我以此，余止能安之而已，此書無甚奇幻，亦不近於艷情，但聽然孝弟之言，

讀之令人感動。想於風俗。不爲無補。因草數言。弁諸簡端。乙卯六月六日。閩縣林紓敘。

孝友鏡一卷

比國恩海賓斯翁士原著。先生與同縣王慶通譯。於民國七年八月。初由商務印書館印行。

先生譯除小義曰。此書爲西人辨理也。中人之習西學者。恒曰男子二十而外。必自立。父母之力。不能盡約而拘繫之。兄弟各立門戶。不相恤也。是名社會主義。國內以強。然近年所見。家庭革命。逆子叛弟。接踵而起。國胡不強。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。亦兇頑之氣。中於鴉片。用以自便其所爲。與西俗胡涉。此書爲比國貴族急其兄弟之難。傾家以救。至於破產無依。而其女能貧賤居。曲意承順其父。視聽皆出於教誨中。孝之至也。父以友傳。女以孝傳。足爲人倫之鑑矣。命曰孝友鏡。亦以醒吾中國人勿誤人而打妄語也。戊午二月二十日林紓記。

高加索之囚一卷

俄國託爾斯泰 Leo Tolstoy 原著。先生與陳家驊同譯。析六章。可萬言。敘俄之軍官志林。以奉母召歸。爲難祖中親。城約其手足。通納貨贖身。志林受牽同難。逃而復囚。首領且不保矣。卒得曾女之援而脫。俄人之孝行義氣。於此亦見。以民國九年。刊載商務印書館第十

一卷五六號小說月報。

右倫理之屬凡八種

樓湖仙影三卷 Nada the Lily

書爲英國哈葛德 H. R. Haggard 原著。先生同魏易譯。稱者以此爲先生經意之筆墨。視迦因及紅礁畫二書。精采更多。書中寫安琪拉之貞操。佳而之難情。安尼之狠毒陰謀。勝力喬治之掛濁猥褻。皆能盡態極妍。唯姓唯育。信爲哈氏第一之傑構。亦先生得意之著作。以清光緒三十二年十月。初由商務印書館印行。按婦女雜誌刊有原本插圖。

先生序曰。西人稱仙曰安琪兒。書中勝力之女。適凡羅世。嗣然若仙人也。遂字之曰安琪拉。安琪拉之居。有大樓。可數百年。下階長湖。而安琪拉又得仙之名。故名吾書曰樓湖仙影。仙之事。已詳之吾書。可十六萬言。序中固不能簡括其詞告吾讀者也。則此序胡用以立言。曰。吾書傳此仙。而吾序則但述此仙人之頑親勝力。勝力者。錢虜也。嗟夫。錢虜之用心立志行事待人與人類殊。余初以爲頑腹之實。愛財如命。惟吾華人然耳。今而知其廉鮮脫背義忘親。所謂文明之歐西。乃大有人。

在也。夫天下之適用者，孰如金錢？國家得之，可以興學練軍，士大夫得之，可以騰美妾，買林壑，即吾輩醜陋少得之，亦可用以朝覲於名山水之間，置書買酒，在在皆可寶貴，不爲非俊，然一落錢虜之手，則錢神之尊，尊如遠矣。佛敎之釋迦，基督敎之耶穌，黃光燭天，不敢正視，屏仁義，去慈愛，結妻子，絕朋友，斬口腹，深肌膚，忘軀委心，以祀錢神，即百死亦不敢恤，吾識之，吾繼從而憐之。知天下人情，固有所好，好深則神入，外誘不可奪也。宋儒嗜兩廡之冷肉，寧拘擊曲調其身，盡日作禮容，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，亦不敢少動，則兩廡冷肉，蕩漾於其前也，錢虜者，拒無美人宮室車馬衣服之好，又豈無禮義廉恥之防，顧此數物者，在彼視之，實明火之巨盜，害齒之蟲賊也，明火之盜，以火而劫我，然此猶可備而力遏也，至禮義廉恥，則盡心滋甚，心一弗寧，財防立潰，是禮義廉恥之賊吾財，害於無形，來於無兆，非翦撲堵禦，唾棄鏟除，金錢之命，如履絲絳，吾鄉有二豪，擁資百萬，其力均可以興學，余作書數萬言，哀之，乞其合羣力爲中學堂，在勢，二豪之力可掣也，顧乃人許六百金，久弗出，學堂之議遂罷，余始爲鄉人哀，究乃自哀其愚，彼二人者，唾血且死，妻子進山東蜜梨，且却之，以爲奢，一娶子婦求宦，婦死，轉喜，以爲更娶者，特多得宦，之二子者，余乃欲以學堂之大義責之，余直彼人心坎中之蟲賊耳，其謬計六百金者，或爲余數萬言之長書作虛幌耳，宜余之不能見也，今試問讀吾書者，是二豪與我胡仇，吾乃暴之揭之，不令立於人類，須知可爲公益而不爲，則是人即賊公者也，而被二豪者，對吾又詎無說，彼將曰金錢屬我，我力得之，與公何與，而必破耗吾財以益人，且公非富人，公果富人，苟大出已資以興學，我雖慳嗇，亦足步公之後，嗟夫，是語賢畏慮寡矣，劉子隨時篇曰：明鏡所以照形，而盲者以之益厄，玉簪所以飾首，而禿軀以之挂杖，今金錢之於財虜，明鏡也，玉簪也，吾少取以興學堂，則蓋厄矣，挂杖矣，矧吾之寒素，又寧足以動之耶，潛夫論曰：使處子雖抱顏閔之賢，苟被褐而遭問，人猶以爲辱，而恐其復來，而況實有損者乎，余今其果損之矣，惟余無顏閔之行，故降志辱身，與值荒語，果爲顏閔，又寧識是人者，顧天下大有不可解者，擁資而爲義，如吾鄉之二豪，擁資而多行不義，如歐洲之腓力，卒皆無動於心，孟子性善之言，塙乎，嗚乎，余之言此，非有所私乞於二豪，而不得者，其憤者，公益之不立，余鄉子弟，無以趨於學也，故言之紛亂，初不關涉於是書，乃絮絮言之。

如報章之言論，讀者當爲畏慮哀也。

先生又調寄摸魚兒，以詠安琪拉曰：盪林光，半湖新水，畫樓侵曉微雨，雙鴛小啄翠，驚動人，鶯嫩春林野，燕半舉，掃一片，花底散入，疑心緒，湖陰片語，看雲影移說，苔香吹屢，描寫好眉態，定情許，何限愁恨愛嬌，窺人偏小鸚鵡，山容水態吟鞭遠，地月下，酸楚，誰見覩，歡舞地，天涯也有鴛鴦浦，滄波逗汝，竟小劫存驚，橫風聚燕，兩兩背花去。

又調寄小重山二首，以詠佳而夫人曰：別業東風萬柳絲，朱樓斜日裏，見朱扉，玉簫聲向舞筵遲，腰圍小，收狹，羅衣，春聚遠山眉，重重挑不動，箇人癡，去時追想乍來時，空留得，闌外海棠飛，踐破門前一道苔，入門聞笑語，燕歸來，玉簪花碎美人懷，東風峭，還憶去時栽，琴調幾分諧，新人兜不住舊人猜，一腔花氣展書幃，爭知道花底有人挨。

英國卻而司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原著。先生與魏易同譯。前編都二十六章。以清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二日。初由商務印行。後編三十八章。同年三月印行。皆敘遺腹孤聖爾乃司。遭其後父虐遇至於顛連屯苦。問可告訴。偶讀一過。爲之歎泣不能自己。或云更有萬有文庫本。

先生序其卷端曰。此書爲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書。分前後二篇。都二十餘萬言。思力至此。臻絕頂矣。古所謂鎔骨觀音者。以骨節鈎聯。皮膚腐化後。揭而舉之。則全具錯然無一屑落者。方之是書。則固赫然其爲鎔骨也。大抵文章開闢之法。全講骨力氣勢。縱筆至於瀾灕。則往往遺落其細事繁節。無復檢舉。遂令觀者得鱗而攻。此固不爲能文者之病。而精神終患弗周。迭更司他著。每到山窮水盡。輒發奇思。如孤峯突起。見者矚目。終不如是書伏脈至細。一語必寓微旨。一事必種遠因。手寫是閱。而全局應有之人。逐處湧現。適地圓合。雖偶爾一見。觀者幾復忘懷。而閒閒著筆閒。已近拾即是。讀之令人斗然記憾。循編逐節以索。又一有是人之行蹤。得是事之來源。綜言之。如善弈之著子。偶然一下。不知從來。或得其用。此案所以成爲國手也。施耐庵著水滸。從史進入手。點染數十人。成歷落有致。至於後來。則如一羣之貉。不復分疏其人。意氣才盡。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徧之故。然猶較盜俠之事。神奸魁霸。令人捧腹。若是書。特敘家常至瑣至屑無奇之事蹟。自不善操筆者爲之。且厭厭生人睡覺。而迭更司乃能化腐爲奇。撮散作整。收五蟲萬怪。融匯之以精神。真特筆也。史班敘婦人瑣事。已極細可味矣。顧無長篇可以尋繹者。其長篇可以尋繹者。惟一石頭記。然炫語富貴。敘述故家。諱之以男女之愛情。而易動目。若迭更司此書。種種描摹下等社會。雖可憐可鄙之事。一運以佳妙之筆。皆足供人噴飯。英倫半開化時。民間弊俗。亦皎然揭諸眉睫之下。使吾中國人觀之。但實力加以教育。則社會亦足改良。不必心醉西風。謂歐人盡勝於亞。似皆生知良能之彥。則鄙人之譚是書。爲不負矣。閩縣林紘敘於宣南春覺齋。

先生又記卷尾曰。此書不難在敘事。難在敘家常之事。不難在敘家常之事。難在俗中有雅。拙而能韻。令人挹之不盡。且前後闕環起伏照應。涓滴不漏。言哀則讀者哀。言喜則讀者喜。至令譯者啼笑間作。竟爲著者作傀儡之絲矣。近年譯書四十餘種。此爲第一。

賊史 Oliver Twist

英國卻而司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原著。先生與魏易同譯。都五十二章。其主旨抉發下流社會之惡孽。故極筆描摹。倭利物忒威斯忒者。孤兒也。生長卑田院中。備受虐凌。及誤陷賊窟。又被脅習肢體之術。既而爲其異母之兄。謀奪遺產。巧陷陰構。艱危歷盡。而卒獲拯救。全書於清光緒三十四年四月譯訖。五月初。初由商務印行。

先生序曰。賊胡由有史。亦鬼董之例也。英倫在此百年之前。庶政之腐。直無異於中國。特水師強耳。迭更司極力抉摘下等社會之穢弊。作爲小說。俾政府知而改之。每書必堅一義。此書專敘積賊。而意則在於卑田院及育嬰堂之不善。育嬰不善。

但青不教直長養賊材，而司其事者，又實爲製賊之機器。須知竊他人之物爲賊，乃不知竊國家之公款亦爲賊，而竊款之賊，卽用爲辦賊之人。英之執政，轉信任之，直云以巨賊辦小賊可爾。天下之事，炫於外觀者，往往不得實際。竊卷之間，荒債所萃，漫無禮防。人皆鄙之，然而豪門朱邸，沈沈中醜，禮犯分，有百倍於竊卷之荒債者。乃百無一知，此則大背英倫之強盛。幾謂天下無禮所在，無一不足爲環球法則。非得迭更司描畫其狀態，人又焉知其中之有賊窟耶？顧英之能改革，而從善也，吾華從而改之，亦正易易，所恨無迭更司其人，如有能舉社會中積弊，善爲小說，用告當事，或庶幾也。嗚呼，李伯元已矣，今日健者，惟孟樸及老殘二君，果能出其緒餘，效樊道子之寫地獄變相，社會之受益，寧有窮耶？謹拭目俟之。稽首祝之。大清皇帝光緒三十四年四月清和節閩縣林紓序於春覺齋。

電影樓臺一卷 The Doings of Raffles Haw

英國河南達利 Conan Doyle 原著，先生筆述。魏易口譯，內分十五章，以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成書。八月十六日，初由商務館鉛印行世。

先生序曰：嗚呼，積財之足以害人也，導修，蓋難。滋過而長情，四害中惟情爲烈。諸財者固情，而恃之以矜者則尤情。一人有財，而舉其族戚，咸得長城之恃，迎合取容，匪所不知。幾謂寧廢終身業尙，但得其人之一調，卽可永恃而無恐。世變既酷，物力益艱，平人無業，不知所以自謀，則宜乎恃人以生，夫恃人以生，卽長情之媒，而吾鄉爲甚。前此余戚某京卿，患作傳聞甚厲，余渡江省之，族戚環列病榻，西醫既至，切脈處方，竟則顧京卿曰：榻前之人，聞皆待伺於卿者，卿脫不諱，斯人奈何？京卿指余示醫者曰：餘人皆然，獨林君自立人也。醫曰：十餘人中，自立者一人，則其勢危矣。京卿既譯而語余，余慨然而悲，此事逾十八年矣。此十八年中，世事又變易，而審者加審，待賄於人者且加急，然儲山積之金，其能平無底之穴乎？不務實業，卽壽殍之施濟，於事亦奚益？近者同魏生譯是書，其中名言，均以戒情爲主，可知西人之性質，勇健不撓，有圖生之業，可以無求於人，故能強耳，而猶患儲資濟人者之授人以情，故環環以散財爲無益，必人人自立，無仰施濟於堯舜，斯爲強種之要圖。余大悅，謂滋有益於社會也。譯成，並以己意序之，至於隱者之天，或因吾言而益新其錢施，則又非余之所計及矣。戊申年五月中，潛畏廬老人敘於春覺齋。

天囚懺悔錄一卷

英國約翰沃克森原著，魏易口譯，而先生筆述之也。內分四十六章，寫一商人愛林登嗜賭賽馬，大負而弄弊，爲其夥約輪白考地所覺，遂謀殺自老地，雖匿戶圖遁，而中心机阻，夢魂拘繫，日夕如狂，且息息憂冥中有罪責，躬受地獄之愆。後逃美國舊金山，積財而取有室家，乃廣散其財，力爲善以自贖殺人之隱惡。卒得善終。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成書。九月十四日，初由商務館出版。

新天方夜譚二卷 The New Arabian Nights

英國路易司地文與佛尼司地文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同輯。先生與會宗輩同譯。書分上下二卷。蓋商務館鉛印本也。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六月間。初行於世。

蛇女七傳 卷

英國河南達利 A. Conan Doyle 原著。先生筆述。而魏易口譯。其中折爲十七章。記英之孀娘威斯馬致。去蕪而特。囊蛇爲戲。又往往開會演說。以求女權之大張。而華格者。醫士也。心傾是孀。欲得而妻之。後其二女。乃亦效孀之所爲。華大困。遂絕孀。書以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成。九月二十三日。始由商務館印行。

先生序曰。蛇女士者。英國孀威斯馬考。囊蛇爲戲。余因取以名吾書也。孀專主女權。去裙而袴。且襪而見跣。舉鈴敲門。罵罵。煙不去口。凡所論列。節節爲女子稱屈。必欲債於男子而止。雖行開師武。大師宿儒。聞孀之言。匪不傾服。至於開會演說。似乎女權至是大伸矣。而華格醫士。心乎此。決謀欲妻之者也。顧其二女。乃不之欲。亦節節效孀所爲。長女習海事。次女習化學。舉平日驅馳之長裙。易爲短袴。綉圍之中。露築四徹。其尤異者。則養龜飼猴。長歌奇賦。凡一絲一粒。均若與二女無與焉。於是醫生大困。乃知女權之不宜昌。則誓絕此孀弗娶。二女復帖然。仍安於巾幗矣。長虛譯此書。竟笑謂冲叔曰。河南先生成此書時。固快意。恐吾譯本出時。將爲天下女界唾罵。謂長虛居士者。今乃知爲頑固人也。此書何足譯。必譯之以病吾女界。則平日稱賞長虛之譯本者。且唾棄之若芻狗矣。冲叔笑曰。危哉長虛。余曰。女權之不昌。皆不在科南之著書。在威斯馬考之蕩檢。夫所謂女權者。蓋欲天下女子不歸於無用。令有裨於世界。又何必養蛇敲門。吹鬚。吃煙斗。始名爲權耶。孀之言。惡少之權。非男子之權。男子自愛者。且不必是。胡至女子爲之。足以使人稱可。則科南之書。誠乎其與女界爲難矣。畏虛一心思昌女學。謂女子有學。且勿論其他。但母教一節。已足匡迥其子。其他有益於社會者。何可勝數。畏虛不情新學。亦不敢妄爲議論。惟云女學當昌。即女權亦可講。惟不當爲威斯馬考之狂放。則長虛譯本。正可用爲鑒戒。且爲女界之助。想女界諸同胞。其尙不唾罵長虛爲頑固乎。戊申年五月中。林紓敘於望瀛樓。

彗星等增錄一卷

書爲英國卻洛得。倭廉與諾埃。克爾司原著。魏易口譯。而先生筆述。內爲三十二章。敘英倫有報曰彗星者。以奪增標影。冀以助其貨售。而下流婦女。乃若趨赴。極盡醜態。可爲發噱。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八月。成書。宣統元年正月初七日。始由商務印行。先生亦自有序。

序曰。女權之說。至今乃莫衷一是。或以爲宜昌者。或以爲宜抑者。如司各德諸老。則尊禮美人如天神。至於膜拜稽首。一何可笑。而佻狡之才士。則又凌踐殘廢。極其醜詆。然後已。如此書作者之卻洛得是也。卻洛得書中敘致英國之敗俗。女子鼓囂男子。乃如飲糟而醉。則用心之刻毒。令人爲之悚然。然而追摹下等社會之婦人。事又近實。似乎余之譯此。頗覺其無爲。雖然。禹鼎之鑄奸。非覺淫祠也。殆使人知避而已。果家庭教育。息息無絕於正。正可借資是書。用爲鑒戒。又何病其污穢。

不足以寓目，惟奪壻之事，爲古今未有之創局，吾友汪穉卿、人極談諧，偶出一語，令我噴飯，穉卿極贊吾譯之滑稽外史，今更以是餉之，必且失聲而笑，僕我觀者之爲穉卿啗飯也，光緒戊申八月三日，長蘆居士林紓序於望瀛樓。

冰雪因緣 Dombey and Son

書爲英國卻而司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原著，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，先生與魏易同譯，於宣統元年二月十四日，初由商務館印行。

先生序曰：陶侃之應事也，木屑竹頭，皆資爲用，鄰里之謝元也，謂履屐之間，皆得其任，二者均陳舊語，然長蘆拾以論迭更司先生之文，正所謂木屑竹頭，皆有所用，而履屐之間，皆得其任者也。英文之高者，曰司各得，法文之高者，曰仲馬，吾則皆譯之矣，然司氏之文，雖觀仲氏之文，疏闊，讀後無復餘味，獨迭更先生，臨文，如善弈之著子，開闢一置，殆子旋萬繞，一至於著著之地，則此著實先敵入，蓋於未歷胎之前，已伏線矣，惟其伏線之微，故雖一小物，一小事，譯者亦無敢妄擬而刪節之，防後來之筆，旋繞至此，無復叫應，冲叔初不著意，久久聞余言，始覺，於是余二人口述，神會筆述，綿綿延延，至於幽渺深沈之中，覺步步成有意境可尋，嗚呼，文字至此，真足以賞心而怡神矣，左氏之文，在重複中，能不自發，馬氏之文，在鴻篇巨製中，往往潛用抽換埋伏之筆，而人不覺，迭更氏亦然，雖細碎無幾，若不可收拾，忽而非井井陳列，將全章作一大收束，醒人眼目，有時隨伏隨隱，乃所不能兼顧者，則空中傳響，迴光返照，手寫是閒，目注彼處，篇中不著其人，而其人之姓名事實，時時羅列，如所羅門倭而忒二人之常在佛羅倫司及邁德口中是也，吾恆言南史易爲，北史難工，南史多文人，有本事可記，故易渲染，北史人物，多堯胡武人，閒有文士，亦考訂之家，乃李延壽能部署驅駕，與南史同工，正其於不易寫生處，出寫生妙手，所以爲工，此書情節節無多，寥寥百餘語，可括東貝家事，而迭更司先生，敘致至二十五萬餘言，談談閑出，聲淚俱下，言小人則曲盡其毒，敘孝女則直揭其天性，至描寫東貝之驕，層出不窮，恐吳道子之畫地獄變相，不復能過，且狀人閒聞耳語者，無遁情矣，嗚呼，吾於先生之文，又何間焉，先生自言生平所著，以塊肉餘生述爲第一，吾則云逸中語，多先生自敘身世，言第一者，私意也，以吾論之，當以此書爲第一，正以不易寫生處，出寫生妙手也，恨余蒼朽，文字頗唐，不盡先生所長，若海內錦繡才子，能匡我不逮，大加筆削，則尤禱祀求之，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，畏廬林紓識。

脂粉議員一卷

英國司委阿武原著，先生與魏易同譯，於清宣統元年六月成書，十月三日，初由商務館印行。

先生序曰：議員安能以脂粉爲之，願用才以際其夫，預舉稿以壯其議，則議員雖男子，其文章仍出女子矣，第吾書本旨，尙不屬此，英人之輕美人，輕其德，久矣，美人同儕，恆能以財力散動英人，英五等爵之式微者，多遜其德資而增之，於是英之有心人，多不直美人所爲，又不能止其舊勳，勿爲利而動，乃著爲是書，以周麗亞爲繩，貫串此兩美人，寫其塵容俗狀，雖警眉之間，皆含值氣，文之刻毒至矣，願既鄙美女之儂荒，又惡英女之過於文明，故描寫周麗亞之奸佞，亦不遺餘力，於二

者均不假借，而書中之最覺意者，則慧薇等也。愛送司也，慧之態度高，愛之心意誠，高則不失故家之儀度，誠則恪守婦道之範圍，由此觀之，歐人雖盛言女權，此仍守舊者之言也。爲時未久，著者尙存，讀者可知其用意之所在矣。宣統紀元六月

中序於
春覺齋。

蘆花餘孽一卷 The Last Hope

英國色東麥里曼 Henry Seton Merriman 原著，先生與魏易同譯，書以寓書與人爲發起，以馬吉第爲主人，而寫猶太人之惜命，唯於厚利所在，則不惜命以博取，愛娜爲書中之寶，其性行恣肆，皆緣幼而失教，爲可嘆也。清宣統元年十月二十八日，初田商務館印行。

魚雁扶微前編一卷 Letters Persanes

或曰波
斯尺牘

法國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原著，先生與同縣王慶驥同譯，於民國四年二月譯齊，以付商務館，刊諸同年九月東方雜誌第十二卷九號，直達六年七月之第十四卷七號，錄載始盡也。

先生序曰：孟氏者，孤憤人也，病法國之敝俗，淫奢蕩縱，狂逆而不可救，則託爲波斯之人，游歷法京，論法俗之異，至於纖微皆悉，然每執一敝，每舉一誤，恐不相膠附，不能鎔爲整片之文，則幻爲與書之體，每一輪，必專指一事，或一人一家而言，雖鍍描畫，務窮形盡相而止，殆神筆也。及門生王慶驥居法京八年，語言文字，精深而純熟，一日，檢得是書，同余譯之，王生任外務，日奔走於交涉，今又隨使者至絕域，讀庫倫事，譯事遂中輟，書凡百餘輪，其未畢者三十餘輪，今先錄其前半編，出版問世，嗚呼，余譯小說，至是百餘種矣，均無是書之異，吾國儒者，好說理，其語誠流俗，但爲誠語，而外國之哲學，家則否，務揭社會之弊端，及其人之習慣，與性情，和盤託出，讀者雖不滿其所言，然言外已足生人懷懼，及其愧恥之心，卽吳道子所畫地獄變相，用以懲創流俗者也。然其大旨，鍼砭閭閻爲多，波斯女賤於男，而男子善妬，恒酷防其妻妾，羣雌鱗集，復役奄人以監之，藏貯婦女，如祕家珍，而歐俗則女子儻蕩不檢，與男子過從而無忌，妻有外遇，夫不能止，兩兩相較，各抒寫其窮極之處，未嘗加以斷語，而流弊自見，實則孟氏之意，於波俗法俗，無一慚也，其閒入太陽教一條，兄妹爲婚，迹同禽獸，孟氏之存此條，亦左傳之記齊襄楚成衛宣耳，雖然，孟氏口乾筆鈍，而法俗之奢淫，至今無變，近聞巴黎跳舞之會，貴婦不獲，露其如霜之足，又袒胸出其雙乳，乳峯蒙以金鍊，履沿皆綴明珠，則較孟氏之時爲甚矣，戰事既畢，浩劫茫茫，未始非蒼蒼者懲奢戒淫之意也，余於社會間爲力，去孟氏不啻天淵，孟氏之言，且不能拯法，余何人，乃敢有救世之思耶，其譯此書，亦使人知歐人之性質，不能異中華，亦在上者能講富強，所以較勝於吾國，實則陰翳蔽天，其中藏垢含污者，固不少也，歲在乙卯閏縣林紓識。

血華驚驚枕一卷

柔鄉述險一卷

法國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 原著。先生與王慶通同譯。刊載商務館民國五年第七卷八至十二號小說月報。按八號自八月杪出版。先生小引曰：斐尼克孟素，以殺妻之故，下獄。其友忽利尼律師，將爲未減其罪。此書蓋克孟素獄中之筆記。述其被罪之由，恨其妻刺骨矣。情述甚奇。於小說中別開生面者也。譯者記。

英國利華奴原著。先生與陳家麟同譯。刊載商務館民國六年第八卷一至六號小說月報。按一號自一月杪，六號自六月杪出版。

人鬼關頭一卷 The Death of Ivan. Ilyitch

俄國託爾斯泰 I. Tolstoy 原著。先生與陳家麟同譯。刊載商務館民國六年第八卷七至十號小說月報。按七號自七月杪出版。

現身說法三卷 Childhood, Boyhood and Youth hood

俄國託爾斯泰 I. Tolstoy 原著。蓋自言其垂髫散懶之事迹。期以垂戒社會。先生與陳家麟同譯。以民國七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。

豪士述獵一卷

英國哈葛德 H. R. Haggard 原著。先生與陳家麟同譯。析爲八章。可六萬言。刊載商務館民國八年第十卷十一十二號小說月報。按十一十二號自是年十一月十二月杪出版也。

球房紀事一卷

Courant Lev Uecolaevich Tostoy 原著。先生與陳家麟同譯。約六千言。刊載商務館民國九年第十一卷三號小說月報。尙無單行本也。按三號三月杪出版。似不能以短篇視之。

樂師雅路白忒遺事一卷

俄國托爾斯泰 I. Tolstoy 原著。先生與陳家麟同譯。可萬餘言。敘樂師雅路白忒抱神巧之技。而窮薄無歸。思取貴女不可得。隱爲社會貧富貴賤相懸者。著明不平之苦趣。於民國九年。刊載商務館第十一卷四號小說月報。按四號以四月杪出版。

以德報怨一卷

美國沙司甫衛甫夫人原著，先生與吳縣毛文鍾譯述，民國十一年一月，初由商務印行。

右社曾小說凡二十一種，皆別爲一種。

利俾瑟戰血餘腥記二卷

滑鐵盧戰血餘腥記二卷

右之二編，皆法國阿爾查登原著，英國達爾康譯之以英文，而先生與曾宗榮重譯爲中國文字，編各析爲上下二卷。卷之首尚有提要曰：拿破崙蹂躪全歐，敗於垂成，莫斯科一蹶後，幕兵苦戰，自利俾瑟及滑鐵盧，行間尺寸之事，遂譯悉屬奇偉。以老覽約瑟爲綱，以其妻格西利爲點綴，而列國之聯兵，法人之死傷，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，教額之再繼，一二真正民黨，反在閭巷小民，描寫尤爲盡致。此爲林琴南先生之初著，典雅名貴，固其所長，而精神彌滿，結構精嚴，前茅究勝於後勁。○按提娶之人，莫詳誰何，乃謂此書爲先生初著，言雖弗信，然問世必早，今之流傳者，則上海文明書局鉛印本也。謂及民國四年十二月，書已三版矣，而先生刊俾瑟記之序，則謂癸卯秋節月中，與吳航曾又固談拿破崙戰事，又固以余喜小說家言，前此所譯茶花女戰事，黑奴籲天錄，伊索寓言，頗風行海內，因逐字逐句，口譯而出，請余述之，據此知是書脫稿，殆在清光緒二十九年之秋，而初印年時，仍莫由攷。

先生序利俾瑟記之文曰：余歷觀中史，所記戰事，但載軍帥之捷略，形勝之利便，與夫勝負之大勢而已，未有瞻敘卒伍生死饑疲之態，及勞人思婦怨曠之情者。蓋史例至嚴，不能閒涉於此，雖開寶詩人，多塞下諸作，亦僅託諸感賦，寫其隱愁，且未歷行間，雖空構其象，終莫能肖。至嘉定屠城記，揚州十日記，於亂離之慘，屠夷之酷，纖悉可云備著，然嘉定一記，貌爲高古，敘事顛倒錯出，讀者幾於尋條失枝，余恆謂是記筆墨，頗類江蘇幾，江氏身負重名，爲歐公所賞，而其文字，讀之令人煩懣，然則小說一道，又似宜有別才也。是書爲法人阿爾查登述一步卒約瑟之言成書，英人達爾康譯之，余時方縉洛加德所著拿破崙全傳，歎其自莫斯科一戰，四十萬人同瘞沙碛，元氣凋傷，後此兵勢，因以不振，顧本傳敘波奈巴兵略甚詳，然十餘年困頓兵間，以孤軍挑羣雄，人民必不堪命，然傳爲正史之體，必不能苛碎描寫士卒窶窮之狀，至可惜也。癸卯秋節月中，吳航曾又固談拿破崙戰事，謂法民當此時，殆一兵規之世界，又固因出此本，言是中詳敘拿破崙自莫斯科敗後，幕兵苦戰，利俾瑟建於滑鐵盧，中間以老覽約瑟爲綱，參以其妻格西利之戀別，俄普奧瑞之合兵，法軍之死戰，兵間尺寸之事，無不周悉，又固以余喜小說家言，前此所譯茶花女遺事，黑奴籲天錄，伊索寓言，頗風行海內，又固因逐字逐句，口譯而出，請余述之，凡八萬言，既脫稿，侯官嚴君潛見而歎曰：是中敗狀，均吾所嘗親歷而備試之者，真傳信之書也。方聯軍入據津析，義和團日夜襲撲，飛彈雖然過於屋上，余伏敗屋中，苦不得飲，夜分冒險出汲，水上人荷厚錢許，飲之，腥穢顯盛，渴中亦莫爲卹，此一端，已背卷中所紀矣。余曰：嗟夫，法國文明，雖卒伍亦工紀述，而吾華亂中筆墨，雖求如嘉定揚州之記，亦不可復得矣。是書果能徧使吾華之人讀之，則軍行實狀，已洞然胸中，進退作止，均有程限，快鎗急彈之中，應抵應避，咸蓄